

《用階級分析處理文化經驗》

(標題為編輯所加)

回應人：許寶強

讓我從一些個人在書寫這個主題時的想法開始。在寫這篇文章時，我在想要否加一個大題或副題，叫做「千萬不要忘記階級……」，但沒有想好應該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還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文章寫完之後，發覺比較多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這是因為想幫馬國明那個「本土是向受壓迫的祖先相認」的說法做一個註腳，因為我覺得他這個說法十分重要。但這個「與受壓迫的祖先相認」的說法，我認為暫時並沒有更仔細地展開，而我這篇文有一點兒觸及到，雖然亦沒有很仔細地展開討論，但我覺得我們之後可以用這個說法來統合本土論述和階級論述之間的共同性，或者是看看有沒有新的提法。

「被壓迫的祖先」的「被壓迫」，很明顯是在一個層級上、權力上的不平等關係裡面，而「本土」這個概念是沒有包含這種意思的。例如在兩個國家實力對等的情況下，你仍然可以談本土或者排外，但「被壓迫」卻有權力不平等的意涵。我所謂的階級，其實也就是針對這個意思，所以與 Polanyi 稍為有一點不同的是，我嘗試補充他所用的「社會自我保護」這概念，其實也是加入了這一種不對等權

力、不對等資源分配的意涵。而也就是在這個意思上，我提出了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的看法。

另外一個原因，與羅永生在上一期對泛左翼的評論相關，就是對文化經驗的輕視。我覺得，我們的文化經驗其實正在變化，而文化經驗也不只是一種，因為經驗亦有階級性。譬如新移民與自由行來港的人，兩種所謂「非本土社群」的文化經驗是很不同的；而香港人感受到他們的文化經驗，也是不同的。這裡很明顯有階級性，新移民很多是從農村中出來的一些階級背景底下的社群，容易感受到那種排外的本土主義下的壓力，那種壓力是無處不在的。

在目前的社會環境下，階級仍然很難言說。不過，今天談論階級分化，已沒有以往冷戰高峰期那麼困難，剛才梁文道補充那幾點，譬如罷工、最低工時等等，報紙都可以寫上「階級鬥爭」，這些都不再完全是洪水猛獸。原因其實很簡單，是因為整個社會環境的兩極分化，已去到一個不可能不直視的地步。所以我覺得本土主義強調的那些族群矛盾被誇張了，我的意思就是，本土主義之所以能吸引那麼多的眼球，其實可能與我們談論得太多也有關係。這裡是我對本土主義的一點保留，我認為無論排外或開放的本土派，也參與了這種本土論述的建構過程，當然，也要考慮到可能一些不經意間產生的效果。

所以，回答梁文道的問題，我是完全同意中國的存在是至關重要的，需要認真討論，我的文章也稍為觸及這點，譬如對大陸中產階級的生存策略的處理，但沒有展開討論。整篇文章其實都是召喚一個新的思考角度，就是千萬不要忘記階級分析或者視野，用來作為本土論述以外的另一種分析角度。循著這思路，下一步就是做中國與香港的階級分析，因為用階級這個概念，去分析我們這個社會困局的時候，就不可能局限於特定的地域之內，這是不可能的。今天早上我們談及國際主義這個問題，儘管我們不必一定要用國際主義這個概念，但是可以肯定的是，階級這概念不是地域性的。

我們不單沒有展開對中國大陸的階級分析，對香港的階級分析亦未曾展開。例如，香港的資產階級有很多種的，資產階級可能愈走愈近香港的本土，這是什麼意思？其實不是十分清晰的。如果我們用的階級語言，基本仍然是以經濟利益為主的一種語言，我覺得並不有助我們認清當前的社會局勢。所以我的文章想開展另一種階級話語，就是不以經濟位置、經濟利益為中心的語言去談階級。階級是一個有關資源分配的過程，如果它是一個過程的話，在香港與中移動競爭的一些企業或階級，它們在這個過程裡面可能是被排拒的，因此和另一些被排拒的階級有可能結盟。而在下一個階段，當新的矛盾出現的時候，將是另一回事。我的意思是，這樣看待階級的話，我們仍然可以看到社會的重要矛盾。這就是我整篇文章嘗試做的工作。

面對現在的新形勢，我初步的總結有三點。第一是重提階級分析，是可以有豐富的文化經驗支撐的；第二，亦可借用一些新的階級語言幫助我們分析這些經驗；第三就是本土主義對階級矛盾的置換(displacement)。我所說的置換，是指香港當代社會矛盾的政治經濟根源，其實是在很大程度上與階級兩極分化相關。這本來是很明顯的事情，例如自由行買光了奶粉等問題，其政治經濟根源都與中港兩地的階級分化有關。正如我在文章中指出，階級的意義是很闊的，而為什麼仍然會被本土主義置換成為只剩中港矛盾？

其實不必然是這樣的，這是各種長期的政治與情感投資的結果。即是說，這不是一個客觀上必然出現的關係，例如說見到一個中國大陸遊客引起的問題就比較容易扣連上中港矛盾，我覺得不能接受這種解釋。問題應聚焦於各種政治與情感投資是如何操作和產生成效的，而這種投資的過程裡面，各種不同立場的本土論述，是否也參與了促成本土主義的坐大？又或者是否一定要從本土主義設定的議題裡面進入討論？這樣做的話，會否鞏固了本土主義這一種話語成為一個主導的問題意識？

不過，齊澤克在 *The Year of Dreaming Dangerously* 一書的其中一個提法，儘管我不是完全同意，但我覺得很有趣，很值得討論。他的提法是，我們不要做太多東

西，在這個世代，不要因為見到很多東西很混亂，就一定要快速做一些回應，甚至不要反抗(resist)。他說現在對整個制度的最根本的抗爭，就不要趕著去反抗，這不等同甚麼也不做(inaction)的意思，因為在當前的社會氛圍中，要不趕忙作出反抗，其實本身已是一個需花不少力氣的行動(action)，是要花很多時間和心力去做的。我覺得這觀點很有趣，提出來讓大家可以討論一下，也許這也是一個另類的「政治大計」。總的來說，我暫時是沒有政治大計的，不過我想大家都不要那麼快有。

(本文根據 2013 年 6 月工作坊發言內容整理)